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一明一凌濛初 著

建宁 选评

二刻拍案惊奇

话说天下最不平的，是那负心的事，所以冥
中独重其罚，剑侠专诛其人。



中国传统文化丛书

二刻拍案惊奇

原著 [明] 凌濛初

选评 建 宁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刻拍案惊奇/ (明) 凌濛初著 一乌鲁木齐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2. 4

ISBN 7-5371-4120-7

I. 二... II. 凌... III. 话本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明代 IV. 1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8498 号

二刻拍案惊奇

原著:[明] 凌濛初 选评:建宁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6.5 印张

2005 年 1 月修订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ISBN 7-5371-4120-7/1·1983 总定价:52.00 元(共两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应推“三言”(《喻世名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)、“二拍”(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),其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大。

“三言”是冯梦龙编辑的宋、元、明“话本”和“拟话本”的总集。所谓“话本”就是说书人所用的底本,“拟话本”是文人摹拟话本的体制,继承话本的传统而创作的作品。

冯梦龙(1574-1646),字犹龙,又字子犹,耳犹,别号很多,有绿天馆主人、可一居士、茂苑野史、龙子犹、墨憨斋主人、词奴等等。他出生书香门第,少时有才气。其生平现存资料记载不详。大致二十岁左右为诸生,此后蹭蹬不进。编纂著书与处馆课童,是他青壮年时期直至五十岁出贡前的主要活动。清军入关后,他在长州于忧愤中溘然长逝。冯梦龙毕生从事通俗文学的搜集、整理、创作和编辑工作,他非常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功能,认为这样的文学形式能使“怯者勇,淫者贞,薄者敦,顽钝者汗下。虽小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,其感人未必如是之且深也。”

“三言”所反映的社会场景是广阔的,在它的人物画廊里,可谓三教九流,无所不包,但主要的艺术形象来自市民阶层。从妓女、仆脾、工匠、店员到商人,作者全面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感情,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。

爱情篇章在“三言”中占有较大的比重。作者肯定了王三巧、阮三、金玉奴、杜十娘、秦重等爱情主角的七情六欲,以诚实的态度正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。甚至在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中,作者对王三巧的“失节”也抱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,表现出一种异于传统道德的爱情婚姻观。不少篇章在歌颂青年男女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同时,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礼教、宗法制度对男女爱情的破坏和扼杀。

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。“三言”中的一些篇章却以同情、赞美的态度描写商人的辛苦创业和发家致富。《杨八老越南奇逢》写杨八老在经商途中被倭寇劫持,表现了市民经商的艰辛。《宋小官团圆破毡笠》颇有一点西方传奇故事的色彩,故事写宋小官落人荒岛,却意外地一获得一笔横财,进而经商致富。这些作品把商人作为重要人物,甚至正面艺术形象来描写,这表现了一种与朱程理学截然不同的义利观和道德原则。

“三言”中还有不少作品对封建吏制、科举制度和社会邪恶势力进行了揭露和谴责。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》揭露了产嵩父子排斥异己,涂炭生灵;《滕大尹鬼断家私》描绘了封建官吏的虚伪狡猾和贪婪无耻。一些作品反映了科举制度的黑暗,《李公子救蛇获称心》、《闹阴司司马貌断狱》曲折地表现了文人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与愤怒。

“三言”的笔触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包括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、人际关系中的忠义友信、文人墨客的诗酒酬唱,乃至僧尼道的荒淫纵欲。作品从不同侧面全方位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,其中不少篇章脍炙人口,流传不衰,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“二拍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。

凌濛初(1580—1644),字玄房,号初成,又名凌波,别号空观主人,浙江乌程人。他在科场上很不得意,没有中过进士。五十五岁时,受任上海县丞,颇有政统。六十三岁时,任徐州通判,治理黄河事务。不久,徐淮地区发生农民暴动,他单骑游说农民武装陈小乙部来降。1644年,李自成军逼近徐州,凌濛初率乡兵登城固拒,浴血苦战,临死高呼:“无伤吾百姓!”呕血而死。其著述颇丰,有诗文集、散曲集、传奇、曲论、诗文选评及其他学术著作多种。

凌濛初创作“二拍”的一个直接原因是“三言”的编纂和畅

销,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他的科场失意。与“三言”相比,“二拍”同样广泛地反映各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,但打上了浓重的个人观念和性格的印记,他没有志得意满的平和,也没有与世无争的闲逸,始终挟着一腔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怨气,冷静地审视当时世界。所以“二拍”反映的世界与人心几乎是处处疮痍,流动着作者的忧愤与讽谕。

“二拍”抬高商人的地位,甚至商人还看不起读书人。《叠居奇程客得助,三救厄海神显灵》中说“徽州风俗,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,科第反在次着。”一些作品流露出对商人冒险精神的赞许和同情,如《转运汉遇巧洞庭红,波斯胡指破罽龙壳》写文若虚出海的奇遇,故事中的商人形象中也多是忠厚老成之人。

“二拍”对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。《王渔翁舍镜崇三宝,白水僧盗物丧双生》中提点刑狱使为贪宝镜,竟打死禅院信持法轮,揭露了“官即盗”的社会现实。

“二拍”表现出较为进步的妇女观和婚姻观,主张自由婚恋,自主结合;歌颂真挚、坚贞的爱情;强调婚恋中的男女平等意识。如《满少卿饥附饱扬,焦文姬生仇死报》要求男子为妇女“守节”,做到在贞节面前男女平等。《张溜儿熟布迷魂阵,陆蕙娘立决到头缘》通过陆蕙娘弃拙夫,从知音,表达了作者对“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”这种封建婚姻观的否定。

此外,“二拍”对当时社会的极度贫富悬殊,新生产者与封建地主的矛盾等也有所揭露。

无庸讳言,“三言”“二拍”中的一些作品也表现了明显的局限性。比如宣扬因果轮回、封建迷信,个别情节极力宣扬色情淫欲,一些作品中掺杂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歌颂,等等。对于这些局限,我们的读者都应该以批判的目光来加以审视。

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卷帙浩繁,共二百卷。我们特从中选出部分篇章,分别汇集成选编本,以供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我们选择的标准是内容比较健康,艺术性比较强,也照顾到

主题和题材的多样性。为了帮助读者了解、欣赏作品,我们对每篇作了简要的评析,或立足于思想内容,或立足于创作技巧,或立足于人物剖析,不一而足。由于选编者学识有限,难免挂一漏万、以偏概全,敬请读者指正。

2005年1月

目 录

一	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	1
二	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	16
三	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	38
四	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	58
五	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	72
六	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	89
七	贾廉访贻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	113
八	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,	126
九	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	139
十	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	152
十一	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	167
十二	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	180

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

诗曰：

世间字纸藏经同，见者须当付火中。

或置长流清净处，自然福禄永无穷。

话说上古苍颉制字，有鬼夜哭，盖因造化秘密，从此发泄尽了。只这一哭，有好些个来因。假如孔子作《春秋》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，凛如斧钺，遂为万古纲常之鉴，那些奸邪的鬼，岂能不哭？又如子产铸刑书，只是禁人犯法。流到后来，奸胥舞文，酷吏锻罪，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，断送了多少人，那些屈陷的鬼，岂能不哭？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，凭着暗中朱衣神，不论好歹，只看点头。他肯点头的，便差池些，也会发高科、做高官。不肯点头的，遮莫你怎样高才，没处叫撞天的屈。那些呕心抽肠的鬼，更不知哭到几时，才是住手！可见这字的关系，非同小可。况且圣贤传经讲道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多用着他个不消说。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，佛家白马驮将来，也只是靠这几个字，致得三教流传，同于三光。那字是何等之物，岂可不贵重他？

每见世间人，不以字纸为意，见有那残书废叶，便将来包长包短，以致因而揩台抹桌，弃掷在地，扫置灰尘污秽中。如此作践，真是罪孽深重！假如偶然见了，便轻轻拾将起来，付之水火，有何重难的事，人不肯做？这不是人不肯做，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，二来不在心上的事，匆匆忽略过了；只要能存心的人，但见字纸，便加爱惜，遇有遗弃，即行收拾，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！



宋时王沂公之父，爱惜字纸，见地上有遗弃的，就拾起焚烧。便是落在粪秽中的，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，用水洗净。或投之长流水中，或候烘晒干了，用火焚过。如此行之多年，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。一日，妻有娠将产，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：“汝家爱惜字纸，阴功甚大。我已奏过上帝，遗弟子曾参来生汝家，使汝家富贵非常。”梦后果生一儿。因感梦中之语，就取名为王曾。后来连中三元，官封沂国公。

宋朝一代中三元的，止得三人：是宋庠、冯京与这王曾，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！谁知内中这一个，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，岂非人人做得的事？如今世上人，见了享受科名的，那个不称羨，道是“难得”。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，却错过了不做，不知为何？且听小子说几句：

苍颉制字，爰有妙理。

三教圣人，无不用此。

眼观秽弃，颡当有泚。

三元科名，惜字而已。

一唾手事，何不拾取？

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，偶然记起一件事来。一个只因惜字纸，拾得一张故纸，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，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。有诗为证：

翰墨因缘法宝流，山门珍秘永传留。

从来神物多呵护，堪笑愚人欲强谋。

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，专一精心内典，勤修上乘；虽然顶冠束带，是个宰官身，却自念佛看经，做成居士相。当时因母病，发愿手写《金刚般若经》百卷，以祈冥佑，散施在各处寺宇中。后来五代宋元，兵戈扰乱，数百年间，古今名迹，海内亡失已尽，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？不知多怎地消灭了。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，流传得一卷，直至明朝嘉靖年间，依然完好，首尾不缺。凡吴中贤士大夫、骚人



墨客，也多曾有赞叹顶礼，请求拜观，留题姓名日月的，不计其数。算是千年来希奇古迹，极为难得的物事。山僧相传，至宝收藏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嘉靖四十三年，吴中大水，田禾淹尽，寸草不生，米价踊贵，各处禁巢、闭籴，官府严示平价，越发米不入境了。原来大凡年荒米贵，官府只合静听民情，不去生事。少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，贪那贵价，从外方贱处将米来；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，贪那贵价，从家里廩中发出米去。米既渐渐辐辏，价自渐平减。这个道理，也是极容易明白的。

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，做了官府，专一遇荒就行禁巢、闭籴、平价等事，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，不知一行禁止，就是有棍徒诈害。遇见本地交易，便自声扬犯禁，拿到公庭，立受枷责。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，家中有米，只索闭仓高坐。又且官有定价，不许贵卖，无大利息，何苦出巢？那些贩米的客人，见官价不高，也无想头；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，惧怕败露，受责受罚，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，干这样没要紧的事。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，米价转高。愚民不知上官不谙，只埋怨道：“如此禁闭，米只不多；如此抑价，米只不贱！”没得解说，只囫圇说一句“救荒无奇策”罢了。谁知多是要行荒政，反致越荒的。

闲话且不说。只因是年米贵，那寺中僧侣颇多，坐食烦难，平日檀越，也为年荒米少，不来布施；又兼民穷财尽，饿殍盈途，盗贼充斥，募化无路。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，非舟楫不能往来，寺僧平时吃着十方，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，载米上门的了。真是个是：

香积厨中无宿食，净明钵里少余粮。

寺僧无计奈何。内中有一僧，法名辨悟，开言对大众道：“寺中僧徒不少，非得四五十石米，不能度此荒年。如今料无此大施主。难道抄了手，坐看饿死不成？我想白侍郎《金刚经》真迹，



是累朝相传至宝。何不将此件到城中，寻个识古董人家，当些米粮，且度一岁。到来年有收，再图取赎，未为迟也。”住持道：“相传此经值价不少，徒然守着他，救不得饥饿，真是敲米囤饿杀了！把他去当米，诚是算计。但如此年时，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，当这样冷货？只怕费着说话罢了。”辨悟道：“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，委是不能够。想起来，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，他是本山人，乃是本房檀越，就中与我独厚。这卷白侍郎的经，他虽未必识得，却也多曾听得，凭着我一半面皮，挨当他几十挑米，敢是有的。”众僧齐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只索就过湖去走走。”

住持走去房中，厢内捧出经来，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，揭开里头看时，却是册叶一般装的，多年不经裱褙，糗气已无，周围镶纸多泛浮了。住持道：“此是传名的古物，如此零落了，知他有甚好处？今将去与人家，藏放得好些，不要失脱了些便好。”众人道：“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，不必先自担忧。”辨悟道：“依着我，当便或者当得来。只是救一时之急，赎回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？”众人道：“且到赎回时再做计较，眼下只是米要紧，不必多疑了。”当下雇了船只，辨悟叫个道人随了，带了经包，一面过湖，到山塘上来。

行至相府门前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。辨悟上前稽首，相见已毕。严都管便问道：“师父何事下顾？”辨悟道：“有一件事，特来与都管商量，务要都管玉成则个。”都管道：“且说看何事，可以从命，无不应承。”辨悟道：“敝寺人众缺斋粮，目今年荒米贵，无计可施。寺中祖传《金刚经》，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相传价值千金，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。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，得应付米百来石，度过荒年，救取合寺人众生命，实是无量功德。”严都管道：“是甚希罕东西，金银宝贝做的，值此价钱？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，真是千闻不如一见。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。”



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，打开看时，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。严都管道：“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，原来是这等悔气色脸，倒不如外边这包，还花绿绿好看。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！”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，逐叶翻翻，一直翻到后面去，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，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，方喜动颜色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大略也值些东西，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。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，多值了百来两银子，也不见得。我与师父相处中，又是救济好事，虽是百石不能够，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。”辨悟道：“多当多赎，少当少赎。就是五十石也罢，省得担子重了，他日回赎难措处。”

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，捧了进去。终究是相府门中手段，做事不小。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：“当米五十石。”付与辨悟道：“人情当的，不要看容易了。”说罢，便叫开仓斛发。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，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。谢别了都管，千欢万喜，载回寺中不提。

且说这相国夫人，平时极是好善，尊重的是佛家弟子，敬奉的是佛家经卷。那年冬底，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，到夫人处查算。一向过岁新正，忙忙未及简勘，此时已值二月中旬，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，内一行写着：“姜字五十九号：当洞庭山某寺《金刚经》一卷，本米五十石。”夫人道：“奇怪，是何经卷，当了許多米去！”猛然想道：“常见相公说道：洞庭山寺内有卷《金刚经》，是山门之宝。莫非即是此件？”随叫养娘们传出去，取进来看。

不逾时取到。夫人盥手净了，解开包，揭起看时，见是古老纸色。虽不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，也知是旧人经卷，便念声佛道：“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，只为年荒，将来当米吃了。这些穷寺里，如何赎得去？留在此处裱读，心中也不安稳。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，把此经还了他罢。省得佛天面上取利，不好看。”分付当中都管说：“把此项五十石，作夫人斋僧之费；速唤寺中僧





人，还他原经供养去。”

都管领了夫人的命，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，教他来领此经。恰值十九日，是观世音生日，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。事毕，到当中来拜都管。都管见了道：“来得正好！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，捎信与你。”辨悟道：“都管有何分付？”都管道：“我无别事，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。我家夫人知道了，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，不要你取赎了。白还你原经去，替夫人供养着。故此要寻你来还你。”辨悟见说，喜之胜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，使此经重还本寺！真是佛缘广大；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，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。”都管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随去禀知夫人，请了此经出来，奉还辨悟。夫人又分付都管：“可留来僧一斋。”都管遵依，设斋请了辨悟。

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，千恩万谢而行。到得下船埠头，正值山上烧香多人坐船上，却待开了。辨悟叫住，也搭将上去。坐好了，开船。船中人你说张家长，我说李家短，不一时行至湖中央。辨悟对众人道：“列位说来说去，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，真是善心喜舍、量大福大的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是哪一家？”辨悟道：“是相国夫人。”众人内中有的道：“这是久闻好善的，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？”辨悟指着经包道：“即此便是大布施。”众人道：“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。”辨悟道：“若是有心施舍，多些也不为奇。专为是出于意外的，所以难得。”众人道：“怎生出于意外？”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，今日如何白还的事，说了一遍。道：“一个荒年，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。况且寺中传世之宝，正苦没本利赎取，今得奉回，实出侥幸。”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米，好生不信。有的道：“出家人惯说天话，那有这事！”有的道：“他又不化我们东西，何故撒慌？敢是真的！”又有的道：“即是值钱的佛经，我们也该看看，一缘一会，也是难得见的。”要与辨悟取出来看。

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，便道：“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

列位未必识认，袞袞读读，看他则甚！”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，姓黄，号丹山，混名黄撮空，听得辨悟说话，便接口道：“师父出言太欺人！甚么白侍郎、黑侍郎，便道我们不认得。那个白侍郎，名字叫得白乐天，《千家诗》上多有他的诗，怎欺负我不晓得？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，也是个缘分，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。”众人听得，尽拍手道：“黄先生说得有理。”一齐就去辨悟身边讨取来看。

辨悟四不拗六，抵当众人不住，只得解开包袱，摊天舱板上，揭开经来。那经叶叶不粘连的了，正揭到头一板，怎当得湖中风大，忽然一阵旋风，搅到经边一掀，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揪住，早把一叶吹到船头上。那是辨悟只好按着，不能脱手去取，忙叫众人快快收着。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，你挨我挤，吆吆喝喝，嗑嗑撞撞，哪里按得着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被风一卷，早卷起在空中。原来一年之中，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，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，只在此时。那时是二月天气，正好随风上去，哪有下来的风恰恰吹来还你船中？况且太湖中间，汊汊漾漾的所在，没弄手脚处，只好共睁着眼，望空仰看。但见：

天际飞冲，似炊烟一道直上；云中荡漾，如游丝几个翻身。纸鸢到处好为邻，俊鹞飞来疑是伴。底下叫的叫，跳的跳，只在湖中一叶舟；上边往一往，来一来，直通海外三千国。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，没处借系白日长绳缚转来。

辨悟手按着经卷，仰望着天际，无法施展。直看到望不见才住。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，只叫得苦。众人也多呆了，互相埋怨。一个道：“才在我手边，差一些儿不拿得住。”一个道：“在我身边飞过，只道你来拿，我住了手。”大家唧唧。一个老成的道：“师父再看看，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。”辨悟道：“哪里是素纸？刚是揭开头一张，看得明明白白的。”众人疑惑，辨悟放开双手看时，果然失了头一板。辨悟道：“千年古物，谁知





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！”忙把来叠好，将包包了。紫涨了面皮，只是怨怅。众人也多懊悔，不敢则声；黄撮空没做道理处，文治迨强说几句不中款解劝的话。看见辨悟不喜欢，也不再没人敢讨看了。船到山边，众人各自上岸散讫。

辨悟自到寺里来，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，合寺无不喜欢赞叹。却把湖中失去一叶的话，瞒住不说。寺僧多是不在行的，也没有人翻来看看，交与住持收拾过罢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河南卫辉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，补了常州府太守，择日上任，家中亲眷设酒送行。内中有一个人，乃是个博学好古的山人，曾到苏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。席间对柳太守说道：“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。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，有一件稀奇的物事，乃是白香山手书《金刚经》。这个古迹，价值千金。今老亲丈就在邻邦，若是有个便处，不可不设法看一看。”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。他虽不好古董，却是个极贪的性子；见说了值千金，便也动了火，牢牢记在心上。

到任之后，也曾问起常州乡士大夫，多有晓得的。只有苏、松隔属，无因得看。他也不是本心要看，只因千金之说上心，希图频对人讲，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，购求来送他，未可知。谁知这些听说的人，道是隔府的东西，他不过无心问及，不以为意。以后在任年余，渐渐放手长了。有几个富翁为事，打通关节，他传出密示，要苏州这卷《金刚经》。诘知富翁要银子反易，要这经却难。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卖，寺儒道是家传之物，并无卖意。及至问价，说了千金。买的多不在行，伸伸舌，摇摇头，恐怕做错了生意，折了重本，看不上眼，不是算计；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，回说“《金刚经》乃本寺镇库之物，不肯卖的，情愿纳价”罢了。太守见了白物，收了顽涎，也不问起了。如此不止一次，这《金刚经》倒是那太守发科分、起发人的丹头了。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，一发上心。

有一日，江阴县中解到一起劫盗，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，太

守暗喜道：“取《金刚经》之计，只在此僧身上了。”一面把盗犯下在死囚牢里，一面叫个禁子到衙来，悄悄分付他道：“你到监中，可与我密密叮嘱这行脚僧，我当堂再审时，叫他口里扳着苏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窝赃之所，我便不加刑罚了。你却不可泄漏讨死吃。”禁子道：“太爷吩咐，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钱！多在小的身上罢了。”禁子自去依言行事。

果然次日升堂，研问这起盗犯，用了刑具。这些强盗各自招出赃仗窝家。独有这个行脚僧，不上刑具，就一口招道：“赃在洞庭山寺窝着，寺中住持叫甚名字。”原来行脚僧人做歹事的，一应荒庙野寺投斋投宿，无处不到，打听做眼。这寺中住持姓名，恰好他晓得的，正投太守心上机会。太守大喜，取了供状，叠成文卷，一面行文到苏州府捕盗厅来，要提这寺中住持，差人赍文守。捕厅签了牌，号差了两个应捕，驾了快船，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来。真个：

人似饥鹰，船同蜚虎。鹰在空中思攫食，虎逢到处立吞生。静悄村墟，暗地神号鬼哭，安闲舍宇，登时犬走鸡飞。即此便是活无常，阴间不数真罗刹。

应捕到了寺门前，雄赳赳的走将人来，问道：“那一个是住持？”住持上前稽首道：“小僧就是。”应捕取出麻绳来便套，住持慌了手脚道：“有何事犯，便直得如此？”应捕道：“盗情事发，还问甚么事犯！”众僧见住持被缚，大家走将拢来，说道：“上下不必粗鲁，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门徒，等闲也不受人欺侮；况且寺中并无歹人，又不曾招接甚么游客住宿，有何盗情干涉？”应捕见说是相府门徒，又略软了些，说道：“官差吏差，来人不差。我们捕厅，因常州府盗情事，扳出与你寺干连，行关守提，有干无干，当官折辨，不关我等心上，只要打发我等起身。”一个应捕假做好人道：“且宽了缚，等他去周置，这里不怕他走了去。”住持脱了身，讨牌票看了，不知头由，一面商量收拾盘缠去常州分辨，一面将差使钱送与应捕。应捕嫌少，诈得满足了才住手。

